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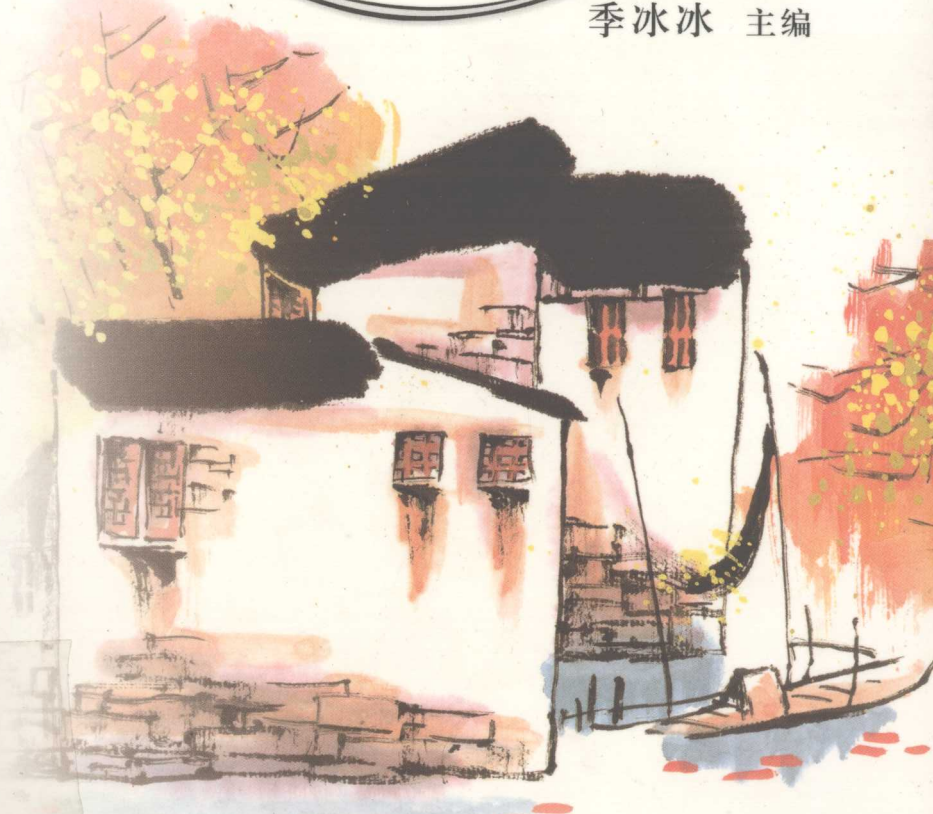
当代校园文学精选



WODE MEILI XIANGCHOU

我的美丽乡愁

季冰冰 主编



远方出版社

我的美丽乡愁

主编：季冰冰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校园文学精选. 赵树丽 赵晓霞主编 一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5. 12

ISBN 7-80723-123-8

I. 当... II. 赵...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7978 号

当代校园文学精选
我的美丽乡愁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8 字数:320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套

ISBN 7-80723-123-8/I·32

定价:498.00 元(全 20 册)



前 言

有人说，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选择，惟有父母是无法选择的，而故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个人都有一个从小长大、留下难忘回忆的故乡，无论他日怎样天涯羁旅，无论离故乡千里万里，心中总是难以割舍那份乡愁和眷恋。

故乡或许是荒凉贫瘠的，但它的水和山是风情的，滋养了我们多思的情怀；故乡的人或许只是一点暧昧的轮廓，但他们生命的力量早已融入远行者的血液中，静静流过寒暑岁月。在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是谁难以入梦，是什么歌者唱着动人的乡谣，梦里面的，又是怎样的花朵、果实、身影和笑脸？飞向远方的蒲公英啊，旋转的脚步再是匆匆，又怎能不深情地回望着故乡！

《我的伊豆》的作者川端康成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之后获得此奖的第二个东方人。他的代表作《伊豆的舞女》美丽得像诗一样，伊豆，是川端康成生命中的一个美丽情结，这里的温泉似乳汁、大海和森林像是天籁般的画卷，成为他心目中美丽的日本的象征，乡情和文学的源泉。

鲁彦笔下的杨梅是朴素的，散发着山野的气息，有最鲜艳的成熟的红色，还有甜而酸的滋味，外观也是可爱而顽皮的，“它真是世上最迷人的东西”。《故乡的杨梅》代



表着故乡的朴素味道，是作家熟悉并怀念的江南农人生活的一部分。

《故乡的山梨》——谁会希罕一只梨子呢？何况它有着那样粗厚的皮与酸涩的味道！家乡的一切往往因为融入了“故乡”的情怀而有了特别的意味。寻常的事物变得不寻常了，皆因为你对这一切的熟知与热爱，生于斯，长于斯，成年之后又在异乡隔着遥远的路来回忆和怀想，这便是最令作者难忘的故乡的山梨。它虽皮粗味酸，却正是映出了千万乡人生活的艰难与辛劳，令“我”永远难忘和感慨。

《脚印》的作者是一位台湾散文家，文章用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开头，引出对往事和记忆的回溯，接着是一连串的关于漂泊和故土的抒情性描写，表现了作者悠远的乡愁。而这，一直是台湾散文一个重要内容，飘零的沧桑和团圆的企盼更加深沉动人。



目 录

故乡的杨梅	鲁彦 (1)
邮差先生	师陀 (6)
花斑乳牛	铁穆尔 (9)
乡愁	蒋子丹 (16)
那岂是乡愁	罗兰 (23)
边防的魅力	周涛 (32)
心中的老屋	金锦 (36)
点灯时分	郭文斌 (40)
家信	夏征农 (45)
海燕	郑振铎 (49)
枣	废名 (52)
造车的人	靳以 (57)
五月的北平	张恨水 (62)
打橘子	俞平伯 (67)
钓鱼——故乡随笔	王鲁彦 (73)
街	沈从文 (85)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89)
我的伊豆	〔日本〕川端康成 (98)
故乡的山梨	李辉英 (101)



柿园	李蕤 (104)
归情	李娟 (116)
感激燕子	陆锦平 (125)
脚印	王鼎钧 (130)
山百合	〔日本〕德富芦花 (134)
白鹅	丰子恺 (138)
放风筝	梁实秋 (144)
人生风景线	吕锦华 (149)
家——一生之散记之一	宋侗生 (154)
挂在树梢上的风筝	田野 (160)
望春草	袁鹰 (165)



故乡的食物，我没有比这更喜欢的了。倘若我爱故乡，不如就说我完全是爱的这叫做杨梅的果子吧。

呵，相思的杨梅！它有着多么惊异的形状，多么可爱的颜色，多么甜美的滋味呀。

故乡的杨梅 | 鲁彦

过完了长期的蛰伏生活，眼看着新黄嫩绿的春天爬上了枯枝，正欣喜着想跑到大自然的怀中，发泄胸中的郁抑，却忽然病了。

唉，忽然病了。

我这粗壮的躯壳，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炎夏和严冬，被轮船和火车抛掷过多少次海角与天涯，尝受过多少辛劳与艰苦，从来不知道颤栗或疲倦的呵，现在却呆木地躺在床上，不能随意地转侧了。

尤其是这躯壳内的这一颗心。它历年可是铁一样的。对着眼前的艰苦，它不会畏缩；对着未来的憧憬，它不肯绝望；对着过去的痛苦，它不愿回忆的呵，然而现在，它却尽管凄凉地往复地想了。

唉，唉，可悲呵，这病着的躯壳、病着的心。

尤其是对着这细雨连绵的春天。



这雨，落在西北，可不全像江南的故乡的雨吗？细细的，丝一样，若断若续的。

故乡的雨，故乡的天，故乡的山河和田野……还有那蔚蓝中衬着整齐的金黄的菜花的春天，藤黄的稻穗带着可爱的气息的夏天，蟋蟀和纺织娘们在濡湿的草中唱着诗的秋天，小船吱吱地触着沉默的薄冰的冬天……还有那熟识的道路，还有那亲密的故居……

不，不，我不想这些，这现在不能回去，而且是病着，我得让我的心平静；恢复我过去的铁一般的坚硬，告诉自己：这雨是落在西北，不是故乡的雨——而且不像春天的雨，却像夏天的雨。

不要那样想吧，我的可怜的心呵，我的头正像夏天的烈日下的汽油缸，将要炸裂了，我的嘴唇正干燥得将要迸出火花来了呢。让这夏天的雨来压下我头部的炎热，让……让……

唉，唉，就说是故乡的杨梅吧……它正是在类似这样的雨天成熟的呵。

故乡的食物，我没有比这更喜欢的了。倘若我爱故乡，不如就说我完全是爱的这叫做杨梅的果子吧。

呵，相思的杨梅！它有着多么惊异的形状，多么可爱的颜色，多么甜美的滋味呀。

它是圆的，和大的龙眼一样大小，远看并不稀奇，拿到手里，原来它是遍身生着刺的哩。这并非是它的壳，这就是它的肉。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这满身生着刺的果子是不能进口的了，否则也须用什么刀子削去那刺的尖端的吧？然而这是过虑。它原来是希望人家爱它吃它的。只要等它渐渐长熟，它的刺也渐渐软了，平了。那时放到嘴



里，软滑之外还带着什么感觉呢？没有人能想得到，它还保存着它的特点，每一根刺平滑地在舌尖上触了过去，细腻柔软而且亲切——这好比最甜蜜的吻，使人迷醉呵。

颜色更可爱呢。它最先是淡红的，像娇嫩的婴儿的面颊，随后变成了深红，像是处女的害羞，最后黑红了——不，我们说它是黑的。然而它并不是黑，也不是黑红，原来是红的。太红了，所以像是黑。轻轻地啄开它，我们就看见了那新鲜红嫩的内部，同时我们已染上了一嘴的红水。说它新鲜红嫩，有的人也许以为一定像贵妃的肉色似的荔枝吧？唉，那就错了。荔枝的光色是呆板的，像玻璃，像鱼目；杨梅的光色却是生动的，像映着朝霞的露水呢。

滋味吗？没有十分成熟是酸带甜，成熟了便单是甜。这甜味可决不使人讨厌，不但爱吃甜味的人尝了一下舍不得丢掉，就连不爱吃甜味的人也会完全给它吸引住，越吃越爱吃。它是甜的，然而又依然是酸的，而这酸味，我们须待吃饱了杨梅以后，再吃别的东西的时候，才能领会得到。那时我们才知道自己的牙齿酸了，软了，连豆腐也咬不下了，于是我们才恍然悟到刚才吃多了酸的杨梅。我们知道这个，然而我们仍然爱它，我们仍须吃一个大饱。它真是世上最迷人的东西。

唉，唉，故乡的杨梅呵。

细雨如丝的时节，人家把它一船一船的载来，一担一担的挑来，我们一篮一篮的买了进来，挂一篮在檐口下，放一篮在水缸盖上，倒上一脸盆，用冷水一洗，一颗一颗的放进嘴里，一面还没有吃了，一面又早已从脸盆里拿起了一颗，一口气吃了一二十颗，有时来不及把它的核——



吐出来，便一直吞进了肚里。

“生了虫呢……蛇吃过了呢……”母亲看见我们吃得快，吃得多，便这样地说了起来，要我们仔细地看一看，多多地洗一番。

但我们并不管这些，它成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越吃越快了。

“好吃，好吃，”我们心里这样想着，嘴里却没有余暇说话。待肚子胀上加胀，胀上加胀，眼看着一脸盆的杨梅吃得一颗也不留，这才呆笨地挺着肚子，走了开去，叹气似的嘘出一声“咳”来……

唉，可爱的故乡的杨梅呵。

一年，二年……我已有十六七年不曾尝到它的滋味了。偶尔回到故乡，不是在严寒的冬天，便是在酷热的夏天，或者杨梅还未成熟，或者杨梅已经落完了。这中间，曾经有两次，在异地见到过杨梅，比故乡的小，比故乡的酸，颜色又不及故乡的红。我想回味过去，把它买了许多来。

“长在树上，有虫爬过，有蛇吃过呢……”

我现在成了大人，有了知识，爱惜自己的生命甚于杨梅了。我用沸滚的开水去细细地洗杨梅，觉得还不够消除那上面的微菌似的。

于是它不但更不像故乡的，简直不是杨梅了。我只尝了一二颗，便不再吃下去。

最后一次我终于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见到了可爱的故乡的杨梅。

然而又因为我成了大人，有了知识，爱惜自己的生命甚于杨梅，偶然发现一条小虫，也就拒绝了回味的欢愉。



现在我的味觉也显然改变了，即使回到故乡，遇到细雨如丝的杨梅时节，即使并不害怕从前的那种吃法，我的舌头应该感觉不出从前的那种美味了，我的牙齿应该不能像从前似的能够容忍那酸性了。

唉，故乡离开我愈远了。

我们中间横着许多鸿沟。那不是千万里的山河的阻隔，那是……

唉，唉，我到底病了。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些呢？

看呵，这眼前的如丝的细雨，不是若断若续地落在西北的春天里吗？



赏析：

鲁彦笔下的杨梅是最朴素的、散发山野气息的杨梅，有可爱顽皮又娇俏的形状，有最鲜艳的成熟的红色，还有甜而酸的滋味，“它真是世上最迷人的东西”。杨梅代表着故乡的朴素味道，是作家熟悉并怀念的江南农人生活的一部分。作者用优美而形象地描写抒发了对故乡的思念。





他在空旷的很少行人的街上走着，一面想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极幸运地从脚下飞起来，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

邮差先生 | 师 陀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但仍旧有许多剩余时间，每天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因此——再加上岁月的侵蚀，他的脊背驼了。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他念着，将它们拣出来，然后小心的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的是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它们最多的大概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的很少行人的街上走着，一面想着，如果碰



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极幸运地从脚下飞起来，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这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他过去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这种怨言，心里充满善意，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谁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于是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大声在过道里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作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一条狗激烈的在她背后叫着。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甚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

“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慌张，



他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全部送到，那么在这个小城里，另外难道还会有甚么事等候他吗？虽然他有时候是这样抱歉，他为这个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了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地照到街岸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镇的天气多好！

一九四二年二月



赏析：

作者看似平淡的几笔描写，勾抹出中原地区一般小城镇邮政事业的情形。文笔简洁、优雅，饶有生活情趣，像是在临摹一幅地方风俗画。中原小城的阳光和闽西帽村山乡的细雨都记录了旧世纪忠于职守的邮递员的脚步。其实敬业的螺丝钉总在闪光的，像天上的星星，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在许多年以前，在那人烟稀少而孤寂的山沟里，在那矮小简陋的黑帐篷旁。每当黄昏，我们跟着阿妈在没有遮拦的牛圈里拴牛时，浑身散发着奶香的考什恩·保尔宁安详地站在牛圈里，半闭着眼睛咀嚼反刍白天吃下的干草，粗重而缓慢的喘气声令人心中心中无比踏实、欣慰。

花斑乳牛 | 铁穆尔

对牦牛的最早记忆是哪一幕情景呢？可能就是那一个夏天。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帐篷扎在一个微微倾斜的山坡上。每天，阿妈总是把帐篷的门帘挂在揽绳上后提着奶桶去乳牛群。我香甜地睡在毡子和羊皮褥子中间。帐篷里的空气和草地上的空气一样清新。有时候大雨滂沱，从帐篷门口望去，包着头巾的阿妈在牛群和雨雾中晃动。那些年雨真大。有时候，白色浓雾满山飘荡，穿着无袖的蓝布面毡长袍的阿妈已挤完牛奶。她把乳牛群挥手赶向白雾笼罩的山坡，然后提着那只冒着鲜奶热气的柏木桶向帐篷走来。帐篷内外都飘溢着温漉漉的野花、牛奶和雨水浸湿大地的味道。帐篷旁边山坡上的青草丛中，长满了一圈圈金黄和银白的蘑菇。帐篷里，我们开始喝早茶了……

就这样，每天喝着阿妈从牦乳牛身上挤来的牛奶，吃



着牦乳牛奶做的酸奶。

我对牦乳牛的记忆渐渐清晰了。

我们家的牦牛多数是由一头淡褐色的老乳牛，名叫“考什恩·保尔宁”的繁衍而成。我不会忘记那头性情安详沉稳的老乳牛。每每想起考什恩·保尔宁，我心里总是肃然起敬。它仿佛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仿佛就是我们家的老奶奶之一。

淡褐色的老乳牛，考什恩·保尔宁，那是最早的记忆。

在许多年以前，在那人烟稀少而孤寂的山沟里，在那矮小简陋的黑帐篷旁。每当黄昏，我们跟着阿妈在没有遮拦的牛圈里拴牛时，浑身散发着奶香的考什恩·保尔宁安详地站在牛圈里，半闭着眼睛咀嚼反刍白天吃下的干草，粗重而缓慢的喘气声令人心中心中无比踏实、欣慰。寒风在山顶呼啸，阴郁的天空好像将要下雪。

帐篷里的羊粪炉子熊熊燃烧起来。在牛群安稳的咀嚼声和粗重的喘气声中，在牧羊狗偶尔一两声的吠叫中，我们在帐篷里安然入睡。

那年春天，我从学校回到了家里。清清的泉水在温暖的草地上潺潺流去，泉边散发着去年腐烂的马兰叶和泥土混合的铁锈般的味道。流水浸湿了两边长着青青马兰叶的小崖，马兰尚未开花。

我戴着父亲那顶烟灰色破礼帽遮挡火一般的阳光，慢慢走在舒缓起伏的春季牧场上。沟沟坡坡的青草丛中跑满了匆匆忙忙的黑蚂蚁，凤头百灵和云雀依旧到处叫个不停。牛群、羊群和几匹马在忙着啃刚刚长出的青草。远方的草地一片银光闪烁，两朵白云飘在天边。